第五十一卷

人品部 六

德量

定靜凝重　十二祀來朝　把下跨下

以吳名　汚車裀　容置此輩

雞肋　飲鴆　失印

婁公盛德　蔡人吾人　唾面自乾

李日知　今日一家　卜祝賤流

天扶持　不改正朔　願得金帶

願公無泄　不可學他不是　自劾脊妓

此兒作宰相　事公最久　盜置啞藥
東坡子由　上天也無妨　器局不凡
如是十年　豈助畔臣　預享太平
平生一遇　夏公不可及　百忍贊

才譽

倚馬　燒燭擊鉢　足了十人
無車若藥　劉穆之　李商
徐之才　超超玄著　霄漢松喬
得子建集　李英公　又在杜家
二子蜀人　銷得半臂　明復先生

修唐書　畨簾燃燭　胡存齋
得二文士　安石姓王　一生快事
大近乃報　梅鼎臣女　眞德秀
劉秉忠　賦清菴　賢於夢炎
楊瑄

方正

綺鳥封人　揖客　登龍
名豈虛　陽城太守　後來良轍
出妒女祠　向火乞兒　栁應規
嘉其剛直　爲郭公地　二宗優禮

寶儀　張子韶對策　黃洽
焚香默告　宋璟　學者爲式
獨無一劄　全國體　一人之過
叱得鐵索　押忽大珠　讖緯之端
薛夫子　士奇言不虛　黃犖
屠羲英

卷五十一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　六

德量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定靜凝重如周公之赤舃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眄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定靜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謂其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見聞搜玉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

走之朝鮮武王聞之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二祀來朝 尚書大傳

興劉滅項之功謀則首推留侯戰則首推淮陰然其蘊藉處乃在圯下跨下忍之時用大哉陳餘不欲受笞而待躡於張耳便不能忍故終無成功 譚輅

漢吳祐爲膠東相有母丘長者殺人臨形祐問有子否長曰有妻無子乃緩其桎梏令妻入獄有孕然後行刑長泣曰何以報吳君後生子以吳爲名 漢書

漢丙吉字少卿爲丞相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吐丞相車裀中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

士人將復何所容西曹苐忍之此不過汚丞相車裀耳後因邊塞事更得此吏之力 山堂肆考

謝公時兵厮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世說新語

劉伶嘗醉與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伶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晉書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棊看敕訖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刧竟斂子納奩畢徐言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因舉賜鴆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何氏語林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失印聞者失色度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飲酣左右復白印存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劵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矣時人服其弘量臨事不撓 玉泉子

唐婁師德樸忠沉厚心無適莫狄仁傑入相師德舉之見爲同列仁傑頗輕師德頻擠之外師德知而不憾則天覺之嘗問仁傑曰婁師德知人否仁傑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安可謂不知人仁傑大慚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容久矣

裴度建節彰義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入城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唐書

婁師德寬厚淸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

肥行綏昭德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
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
榮寵過盛時人所疾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
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
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
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綱目

唐李日知自爲畿郡不曾行杖罰及爲刑部尚書有令
史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書索杖剝衣喚令史總集欲
決之責曰我欲笞汝一頓恐天下人稱你云撩得李日
知嗔喫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禮汝遂放之

自是令史無敢犯者設有稽失衆共責之朝野僉載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曏時則爲讎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乃城金陵凡城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五代史

宋眞宗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臣僚與之遊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得之以歸翼日獨對曰臣看

卜者家藏文字皆卜筭草本無言及朝廷事臣托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公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焚去之矣此見王公有三善焉存心之厚也匡君之忠也處事之權也 林居漫稿

韓魏公曰某平生仗孤忠每遇大事以死自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扶持非人能也凡人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宰相韓魏公不然說到小人

忘恩負義欲傾巳處辭氣和平如道常事魏王別錄

莊宗晏駕明宗皇帝爲將相推舉霍彦威孔循上言唐運以衰請改國號明宗謂藩邸近侍曰何爲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劉氏宗屬爲唐雪寃繼昭宗皇帝後國號唐今朝之舊人不欲殿下稱唐請更明號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獻祖洎太祖至先帝冐刃血戰爲唐室雪寃身編宗屬武皇功業卽吾功業也先帝天下卽吾天下也兄亡弟紹於義何嫌運之衰隆吾當自受於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獨見也北夢瑣言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

人擕匕首至臥内遂褰帷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
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我來蓋是時張
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擕余首去其人曰
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
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
兄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爲得體蓋行之
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
三嘆服曰非琦所及 麈史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於齋館夜有偷
兒入其室褰帷挺刃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公公

曰几上器具可值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卽引頸偷兒投刄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然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如其數取償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朝野遺記

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客院中書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客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客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龜山語錄

韓汝玉令錢塘眷一妓嘗宿其家一日晏起縣吏挾之立門外候聲喏汝玉即升妓家中堂受喏翌日下吏杖一百即解官自劾云某無狀不檢爲吏所侮無以涖民請解印歸時范文正公知杭州大奇之曰公傑士也願自愛即令還職汝玉既滿任復携此妓遊西湖戀戀一月不去文正置酒餞之召妓佐酒候汝玉極醉時令舟子解纜去及醒則舟離錢塘數十里矣後汝玉歷膴仕有聲而文正公愛惜人才襟量不可及也 西湖志

呂文靖四子公弼公著公爽公孺皆顯異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顯重但不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

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者三子皆失聲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靜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果大拜 何氏語林

張齊賢謚文定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後文定爲宰相門下厮役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

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與汝錢三百千汝去門下自擇所安盖吾旣發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唐書

古成之字亞夷河源人結廬羅浮力學不倦作詩多驚人語登梁灝榜第二預聞之有張某嫉居其上乃召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喑不能應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衆服其量宋與廣州舉進士自成之始廣輿記

蘇東坡氾愛天下士無賢與不肖懽如也嘗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子由少許可嘗戒東坡

擇交東坡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亦一病

輟耕錄

東坡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罨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僞妄公卽呼味道前訊問其罨中果何物也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冐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塲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奬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僞假先生台銜緘封而來

不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吏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囬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中過當却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牋啓謝殷勤其語亦多警策公甚喜爲延欵數日而去長公外紀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何如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

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害 合璧事類

呂元膺為東都留守常與處士對碁碁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碁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輒已窺之而侶不悟翼日呂請碁處士他適内外莫測碁者亦不安乃以束帛贐之如是十年許呂寢疾將亟兒姪列前呂曰遊處交友爾宜精擇吾為東都留守有一碁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碁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卽慮其憂懾終不言又

恐汝輩滅裂於聞言畢惆然長逝芝田錄
高麗將趙位寵以四十餘城叛附金金主曰朕懐綏萬
邦豈助叛臣爲亂執其使付高麗位寵伏誅經濟類編
高皇曰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内生齒滋繁家給
人足朕家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
忍加之謚元主曰順帝封其買的理八剌爲崇禮侯竟
送北歸嗚呼此天地之心哉皇明續紀
戸部尚書夏原吉有德量冬出使館晨發命館人烘韈
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韈甚亟左右請罪笑曰何
不早白欲餘㐭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德

曰他則無故加捶若此平生纔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汚吏驚懼即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汚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汚精微之書懷中出之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大感免冠謝 孤樹裒談

夏忠靖公原吉先世德興人大父以官寓湖汚遂家湘陰公德量汪洋人莫測其際嘗使蘇有庖人烹肉過醎公但噉素飯而已無所問巡視淮陰憩於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遣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且詈

之從者執以見公公笑釋之有隷盜公銀酒器數事爲邏者所獲械見公公命釋械且語之曰汝非艱貧寧忍爲此乎仍與所盜一杯遣之隷感泣而去有進士戲乘公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呂尚書爲子乞官上以問公對曰震先朝有守城功宜量與一官或語公曰彼昔奏公公寧忘之乎曰某自得罪彼何與平江恭襄陳公靖難時嘗欲害公公後薦恭襄總漕運又內贊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敬服時同事有性褊急者嘗書公姓於座右以自警少忘之性如舊嘆曰夏公眞不可及也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人有犯者未嘗

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曾
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
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公薨贈太師國朝輔臣贈太
師自公始

百忍贊曰忍之德其至矣乎樂天知命忍之原也懲忿
窒慾忍之方也天爲剛德行不干時天且忍何況人乎
川澤納汙山藪藏垢地猶忍而況人乎尺蠖之屈龍蛇
之蟄物皆忍而況人乎不爲已甚犯而不校聖人之忍
也執嶋持下柔弱受垢老氏之忍也無爭三昧面壁九
年釋氏之忍也天子不可一不忍武王之銘曰少間弗忍

終身之羞諸侯不可不忍詩刺鄭莊公小不忍致大亂卿大夫不可不忍傳謂魯以相忍爲國士庶人不可不忍白圭之治生以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仁者其言也訒訒忍也言可不忍乎動心忍性益所不能性可不忍乎羑里陳蔡忍不可忍之患難簞瓢緼袍忍不可忍之困窮其守節也忍餓於嗟來忍渴於盜泉其篤學也忍寒於映雪忍痛於焠掌險阻艱難晉侯忍以定覇臥薪嘗膽越子忍以復讎子房忍取履淮陰忍跨下而爲人傑丙吉忍汙茵師德忍唾面而爲長者裴度則忍事陸遜則忍辱趙襄子范雎則忍訽對敵能忍者勝一憖不

忍者終身慙不善加已直爲受之張覇之忍也終身讓
路不枉百步朱仁軌之忍也忍於怨若藺相如冦恂忍
於誣若直不疑卓茂劉寛不耐煩者稽康所以逢咎耐
辱者司空圖所以避禍司馬子長以隱忍成書謝安石
以忍須臾成名自反而縮勇而忍也不報無道强而忍
也忍謗以無辨忍侮以自省忍笑於口忍愧於顔艱苦
忍而受交友忍而久如金忍於百鍊如松栢忍於風霜
古之人忍恥於三北忍慍於三已忍於佩韋忍於吸醯
彼鄉愿之合汚非忍也長樂老之痴頑非愚也挾輈不
能忍事拂衣不能忍怒倒執手板不能忍懼吁艱哉忍

者仁之端也忍然後有不忍之心其流於殘忍者爲佳
兵爲峭法爲終訟爲鬬很一朝之忿忘身及親莫大之
惡成於斯須不忍可不戒與不忍小忿富辰諫周輕不
忍久司馬譏吳故曰萬事之中忍字爲上知此者其張
公藝乎以公藝乎家之心推之治天下裕如也百忍圖
賛

才譽

按立試萬言倚馬可待人知李白而不知前有袁虎後
有劉原父也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

爲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
江洪等共叩銅鉢響絶則成詩皆可觀 一初潭集
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栁惲可謂具美分
其才藝足了十人 太平御覽
車胤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集而胤不在皆曰坐無車
公不樂謝安遊集之日輙開筵待之
東晉劉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决斷如流事無擁滯
賔客輻輳求訴百端内外諮稟盈堦滿室目覽辭訟手
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
賔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閒暇守自寫書尋覽校

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嘗白劉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 經濟類編

劉勰後爲沙門名慧地評自古文章別其體製凡五十篇各繫之以贊爲卷十晁氏題其後曰勰著書垂世自謂嘗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其自負亦不淺矣 晋書

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遙望見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

王曰裴僕射善譚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世說新語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若松喬之在霄漢商芸說

韓仲卿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言某有文集在建業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為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序之龍神錄

唐李英公勣嘗言我年十二三時爲無賴賊逢人卽殺十四五時爲難當賊有所不愜者殺之十七八時爲好賊上陣殺人三十頗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也唐書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隨使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欲子砍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文覽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相如奏賦黃門飄飄有凌雲氣正可相對二子皆蜀人也丹鉛總錄

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奥學擢進士第歷清顯聲稱

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鎭荆南滎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滎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换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詩以嘆至三四不覺曰眞銷得錦半臂也

北夢瑣言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鬢髮皓白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篇爲春秋學者未有過之者也故相李文定公守兖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侍左右不幸風雨食飲生疾柰何吾弟之女賢可以奉箕箒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爲一小官

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因以嫁山谷衰老蔡藿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盡婦道士大夫莫不賢之　澠水燕談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大雪添帟幕然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一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只是擁鑪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亦自不惡乃閣

筆掩卷起索酒食之幾達晨明嘗對賓客自言其事每讌集必舉以爲笑 宋書

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多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東軒筆記

胡存齋叅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者如家焉南北士大

夫有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患閽人不爲通是日苟不出即懸一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 何林語林

東坡既就逮御史府一日慈聖曹太皇語上曰官家何事數日不懌對曰更張數事未就緒有蘇軾者輙加謗訕至形於文字太皇曰得非軾轍乎上曰娘娘何以聞之曰吾嘗記仁宗皇帝策試制舉人罷歸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謂蘇軾轍也然吾老矣慮不能用將以遺後人不亦可乎因泣問二人安在對以軾方繫獄則又泣下上亦感動始有貸軾意 宋史

宋王荆公介甫退處金陵一日幅巾杖屨獨遊山寺遇

數客盛談文史詞辨紛然公坐其下人莫之顧有一客徐問公曰亦知書否公唯唯而已復問公何姓公拱手答曰安石姓王衆人惶恐遽慚俯而去青瑣高議

蘇長公謂一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世間樂事無踰此者又自謂孟韓之温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夫文至此寧不足樂哉談輅

宋賈相當國時内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乘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搥劒護轎里許即易轎人倏忽至太廟臨

安府以爲具賞犒數勇士陞轎離地五六尺前樹皂纛立劊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火即止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賞與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 景文傳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

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歸日錄

寧宗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眞德秀上疏請絶之女眞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眞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絶黄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

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眞尚存則用之女眞强敵更生則施之强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强敵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内延敵也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宋史

時蒙古諸王柂雷第四子忽必烈思大有爲於天下延
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初邢臺人劉秉
忠英爽不羈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
居常欝欝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
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
隱武安山中久之爲僧往來雲中會忽必烈召他僧遂
邀秉忠俱行旣入見應對稱旨秉忠于書無所不讀尤
邃於天文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論天下事如指諸
掌忽必烈大愛之秉忠復薦張文謙召爲掌書記史紀本末
翟欽甫金人也衆飲清菴欽甫至衆不之識俾賦清菴

欽甫故拙起一句云爲問淸菴何以淸衆拍手大笑及
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廣寒宮裡琴
三弄白玉樓頭遂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
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行衆使始知爲
欽甫愧謝延之上坐 楮記堂

元世祖嘗問留夢炎葉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炎臣
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
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
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爲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
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固賢於夢炎也

天順初楊公瑄爲監察御史印馬于圻内民羣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項公具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兇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於亨者亨乃與祥合謀上譖暨彈章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讀彈章而詰之公與某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兇罪狀甚明天意先入譖莫能回悉下錦衣獄逼公誣引大臣刑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

餘多貶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壓正陽門下馬
牌於郊外於是獄皆從減公就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
或謂公宜詣二兇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後謫戍廣西南
丹居五歲二兇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憲廟嗣位
以言官奏復公舊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成
化丁酉春忽報倭舡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寮家驚問公
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行邊至寧波府衛已戒
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
不須虞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
知倭僅兩舡入貢耳于是皆服公之智量 灼艾集

方正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以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經濟類編

大將軍衛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汲黯與抗禮或說黯曰自天子令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 漢書

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黄門張讓弟張朔爲野王令

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桓帝桓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桓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隷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桓帝怪問其故並叩

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
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登龍門 漢書
文帝之在東宮也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拜坐坐者成
伏唯劉楨平仰觀之太祖以爲不敬送徒隷簿後太祖
乘步牽車乘城降閱簿作諸徒咸敬而楨摳坐磨石不
動太祖曰此非劉楨也石如何性楨曰石出荆山玄巖
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内秉賢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
不加瑩稟氣貞正稟性自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爲文
學 文士傳
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

謚曰栁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守而賤梁栁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經濟類編

沈林子爲建武將軍統軍前鋒伐姚泓敗其偽將姚紹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勇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來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 南梁

高宗將幸汾陽宮以狄仁傑爲知制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

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遂令罷之高宗聞之嘆曰眞大丈夫也舊唐

唐張九齡見朝之文武僚屬趨附楊國忠爭求富貴惟九齡未嘗及門楊甚銜之九齡常與識者議曰今時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陳屍裂體棄骨於溝壑中禍不遠矣後果因祿山之亂附炎者皆罪累滅族不可勝數九齡之先見信夫神智博達也說寶

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大夫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夫

人之孝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以小字呼公者公天性嚴重居外下輦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嚴顏色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内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者甚衆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内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造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沒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爲置居處諸子皆藉公起聲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廉察鄂州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 唐語林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憲宗憲宗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徑不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必償昱不可得憲宗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京兆尹柳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横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憲宗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

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憲宗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憲宗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内左右巡使當奏憲宗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唐史

唐主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隷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涉世雄談

太宗御崇政殿召學士竇儼不進中人促亦不應上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祥符中眞宗召王旦對亦方燕服對囬至院忽中使傳宣曰適忘袍帶卿無怪否旦欲謝中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爲愧勿俾謝二宗優禮近侍至矣

竇儀尚書本燕人爲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每對客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嘗侍立焉尚書夫人先亡以房院稍多不敢與勢家爲親援遂再娶孔縣令女爲夫人夫人性愈嚴右丞夫人項背郎一房列五榻自孔夫人而下五房妯娌皆同寢處尚書甍孔夫人每召

參政問事參政則披□立於門外而應對焉其事嫂之禮如此尚書周世宗時爲翰林學士每宿直世宗宮中不敢令奏樂曰恐竇儀聞之至宋太祖登極猶在翰林忽一日宣召入禁闈中顧問事行至屏鄣間覘見太祖衩衣潛身却退中書謂曰官家作多時請出見儀曰聖上衩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着後方召見又晉公嘗言竇家二侍郎儼爲文宏贍不可企及有集一百卷又撰釋門數事五十件從一至百數皆節其要抄典故又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兆撰大周樂正一百卷周世宗時同

兄儀在翰林爲學士儀常鄙其詭怪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遂隔簾敲響令辨之一無差謬常指明德門謂楊盧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爲大宮闕兵漸銷偃天下太平幾似開元天寶

王文正筆錄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閹寺不聞于典謨三王閹寺不聞于誓誥豈刁聞于齊而齊亂伊戾聞于宋而宋危嗟乎閹寺聞名猶謂不祥况巨璫擅命口含天憲手握王爵而幺麽小豎亦四出橫行吸髓

吮血其爲國之妖孽不祥也孰大焉林居漫稿

宋黃洽爲中丞直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擿摭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悞孝宗深然之洽爲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宋史

趙清獻公每夜焚香必擎爐默告若有所秘祝者有問者公曰無他吾自少來晝日所爲夜必裒斂奏知上帝已而復曰蒼蒼渺冥吾一夫區區安能必達姑亦自防

檢使不可奏者知有所畏不敢爲耳有門客周竦者稔知之（石林燕語）

宋璟則天朝以頻論得失内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勑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且仲翔所犯贓汚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勑臣恐非陛下之意當有危臣請不奉制月餘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喜召璟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璟曰恩制示禮數不以禮遣璟璟不當

行謹不謝乃上言曰臣以憲司位居獨坐今隴蜀無變不測聖意令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不果伺璟家有婚禮將刺殺之有客以告者璟乘事舍於他所乃免易之等尋伏誅 大唐新語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舉進士王安石亟稱其文命學者視以爲式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爲相安民絕不相聞紹聖初召對首發蔡京奸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主上之觀聽力足以顚倒天下之是非尋竄黨籍流落二十餘年略不動念也 邛志

劉器之爲司馬所重薦爲舘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閒居足下時問訊不絶其位政府足下獨無一劄此其所以獨薦也

鄭所南一名思肖連江人宋太學上舍剛介有志操會元兵南下所南嘗扣闕上書元人爭耳目之遂變今名思肖示不忘趙氏也曰南示不復北面他姓也隱居吳下坐必向南歲時伏臘輒望南野哭再拜乃返誓不與朝客交往或於朋友坐上見語音異者即引去人知其狷潔亦弗爲怪工寫蘭邑宰求之不得因脅以他事所南怒曰頭可斫蘭不可得嘗寫一副自題其上云純是

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又過齊子芳塾題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又題寒菊云禦寒不籍氷爲骨去國還同金鑄心其忠義發於詞章者多類此 高賢傳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巳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 類林

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欵

元主口似道實輕爾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爾言則似道輕爾也固宜史紀本末

睦昭符金陵人遜金保大中爲常州刺史一日坐聽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遂息乃得鐵索重百斤徐命舉索納庫中天中記

元成宗時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酧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酧之不爲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

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矣功用較之豈不
愈於彼乎 元史
元文宗時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曆
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
錄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以謂唐
開元間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天降監方建隆基爲玄
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采偶就之文以
爲符瑞此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
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
正統無待於旁引曲說以爲符命從其所言恐啓讖緯

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　元史

薛文清公瑄有理學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吾鄉人有可以為京堂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為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於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主之擢皆王太監力也明日朝退不往三楊使人語之亦不往時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乃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瑄曰公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

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直立振知其為瑄也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啣之指揮某死妾有色振侄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問已誣服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大怒之文承振風旨劾瑄得賄故疵死獄詔逮至午門會問瑄呼文字曰若安得問我若為御史長自當廻避文怒奏瑄因不服問理詔挪於市殺之門人皆奔走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厚不預事是日哭於廚下振問何為泣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舉其賢振意解傳詔赦之繫錦衣

衛獄終不出 楮記室

宣德六年七月時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幸楊士奇報者言范太監來奇倉惶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奇俯伏悚懼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竟顧謂臣曰此居且弊當爲爾葺理臣叩頭懇辭曰陛下宮殿未竟臣必不敢當且車駕今夕甫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泓密問臣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

出臣迨今中心惴悚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臣曰今天下平靜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偏洽幽隱萬一有寃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至二盜蓋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至玉泉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羣其盜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爲所獲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自遣范太監賜白金文綺士奇明旦入謝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士奇叩首蓋大臣中先有導上以天下平寧可微行

而生日得賜鈔及馬者故至是有愛朕莫如臣之說三

朝聖論錄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時兵部職方司郎中黃公鞏以毋喪服除或厄其行鞏題其書屋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鵰夷馬革自許同心補武選郎中已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謀逆上下以爲憂鞏以其事出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指及之者鞏獨抗疏言彬首開邊事以兵爲戲兇狠敖誕無人臣禮外挾邊卒内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正疏奏彬大怒必欲寘之死遂詔下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到此須知

我道自當然及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隣村日中未舉火亦不以屑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夫都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邪

寧國屠公羲英督學浙中丕振士風大有陶鑄爲南太常時張江陵當國大禁講學公曰宦可一日便棄學不可一日不講第謝遣從游毋爲聲媒耳與三五同志會講不輟無何江陵奔内憂朝庭議奪情起之南北部寺卿僚聯名保留公曰今日朝庭可無江陵今日江陵不可無毋今日朝庭無江陵天下之綱常在今日江陵無

毋天下之綱常亡忿然擲筆而出後舉風力大臣越格

兼國子監祭酒時以爲榮 新知錄

劉氏鴻書五十一終

